

中学生素质教育读本

美文 点评

主编 王景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序

王景科

美文即散文，散文就是美文。

美文的世界五彩缤纷，美文的世界也很诱人。走进美文，你仿佛走进了文学殿堂的大门。她会令你眼花缭乱，她会让你自顾不暇，她会使你乐此不疲，她更会叫你爱不释手！

美文读本老少皆宜，雅俗共赏。

美文有纯净之美、自然之美、朴素之美、高雅之美；美文更有结构的严谨、构思的巧妙、角度的新奇、语言的优美；美文能让你忘掉心中的不快，能让你身心都得到放松，但绝不是消解。她能给你以智慧，让你洞察人生；她能给你以信心，让你坚强地面对社会；她能给你以知识，让你遨游在文坛天地，她能给你力量，让你坚定不移地在人生旅途上奋进！

当你学习疲劳之时，打开《美文点评》读上一二篇佳文，你会精神倍增，疲劳全无；当你心烦之时，打开《美文点评》看上一二篇，你心中的烦恼会烟消云散；当你写文章无法下笔时，不妨看看《美文点评》，这无声的老师会给你指点迷津。不信，你可以试试，多读《美文点评》，定会提高写作水平。

美文是中学生登入文学殿堂的阶梯，你不妨扶着她走上去，那会是另一番天地！

美文是中学生朋友们的学习伴侣，她会默默地让你学会生活、学会自尊、学会如何面对别人和面对自己，使你的学习节节上升！

美文是中学生朋友们的知心朋友，她会无私地告诉你如何面对困难，如何正确对待挫折与失败，如何在成绩面前保持冷静。美文的魅力无穷，而美文又能陶冶你的性情，她会像朋友那样在你的人生旅途上伴你前行！

你可知道，美文在写作时是作者的真实感情的流露，而不是无病呻吟的结果，更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卖弄，正如巴金老人所言，散文应是掏给读者的一颗燃烧着的心！因此，我认为，散文是真实的艺术。散文中的真人、真事、真情、真景都是生活的艺术再现。失去了真实也便不成为散文。

我还认为散文是情的艺术，真性情、真话语会拨动读者的心弦，会打动读者的真情，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如果用散文来表达，便会生出种种感情，令人为之嗟叹，为之动容。

不可否认散文还是活的艺术，她那短小精悍的篇幅，灵活的结构，鲜活的构思，多变的语言，给读者以活灵活现的艺术享受。

最后再强调一点，美文更是美的艺术。世上尽管有美丑之分，而美文总比丑文更惹人喜欢。读美文是一种美的享受，美文中的美景、善事、真人组成了真、善、美的乐章，让你在阅读中感悟到人世间的美好，从而更加憎恶社会上的假、丑、恶。

阅读美文正如人们常讲的“开卷有益”，只要你打开面前的这本《美文点评》就会从中得到一些教益。

中学生朋友们，愿这本《美文点评》留在你的记忆中。

2004年5月

于山东师范大学

目录

一平 / 守林人	1
丁建元 / 昔时的匠人	11
马瑞芳 / 青州的国宝	17
王开岭 / 生命的舞鞋	25
王延辉 / 我曾目睹舞蹈的辉煌	29
王宗仁 / 藏羚羊跪拜	32
王剑冰 / 历史的裂痕	36
卞毓方 / 少女的美名像风	41
叶文玲 / 乌蓬摇梦到春江	47
卢年初 / 带着村庄上路	52
左建明 / 怅望芬兰湾	57
史铁生 / 秋天的怀念	62
卢得志 / 黄河入海时	65
吕曰生 / 血肉长城	71
朱旭红 / 西施是谁	84
许评 / 重返牡丹乡	91
刘亮程 / 与虫共眠	98
刘烨园 / 《年鉴》的温馨	102
孙继泉 / 季节深处	108
李存葆 / 祖槐	114
陈启文 / 谒嵇康墓	122
张炜 / 人生麦茬地	128
苇岸 / 放蜂人	135
张国钟 / 惠圃小记	139
张洁 / 拣麦穗	143

目录

张海迪 / 白色的鸟 蓝色的湖·····	150
麦琪 / 鸟的启示·····	160
李登建 / 站立的平原·····	164
李蔚红 / 生命是自己的溪流·····	168
汪稼明 / 难忘的插图·····	176
林非 / 从乾陵到茂陵·····	185
林贤治 / 风暴·····	193
周涛 / 从大禹渡到茅津渡·····	197
苗得雨 / 信笔记下两个姑娘的名字·····	201
季羡林 / 春满燕园·····	206
费振钟 / 千年呢喃·····	210
赵锋利 / 胡杨·红柳·····	214
郭文斌 / 清明是一笔债·····	221
桂苓 / 世界性的土豆·····	226
耿林莽 / 仰望民工·····	232
郭保林 / 笛声悠悠入梦来·····	238
章永顺 / 蝴蝶云·····	242
筱敏 / 种子是不该磨粉的·····	248
梅洁 / 黄儿·····	256
谢明洲 / 你的小屋·····	261
黑陶 / 塘溪，塘溪·····	266
彭雪开 / 百年钟声·····	274
傅德岷 / 伫立西湖畔·····	278
简媜 / 夏之绝句·····	282
摩罗 / 让温情点亮男人形象·····	289



守林人

一平

院长邀我一家到北部林区度假。他是生态学家，那里有他的一个工作站。营地不大，占地约有 30 亩左右。一座两层的波兰乡间木阁楼，院长专用。还有一排简易木房，供客人住宿。学院的一些学术会议常在这里举行。假期，教师、学生三三两两也常来此度假。还有就是工具库、木柴棚、一处食堂和三条狗。来到这儿，便像来到一个世纪前的波兰。那时，波兰的地主便是这样生活的吧？

营地紧靠湖边，走出旁门就是丛丛的芦苇。一道窄窄的湿滑的木栈，系着两条小船。那份幽静，使人想到中国那句古诗“野渡无人舟自横”。天光水色，水鸟浮佯。我叫这片湖为“白湖”，因为这地方的名字是“Białe, Błota”，“Białe”是“白色”的意思。再则，它的水光也的确明亮。营地之外是方圆绵延数十公里的森林。波兰的美丽，主要是它的树林。

那日，车开入林中，颠颠簸簸。虽然有地图，但还是转了半个小时，才偶然找到了那个营地。时已黄昏，晚饭已过。院长又重新招待我们。长长的松木饭桌、木凳、粗糙的餐具，一只陶杯的把儿已经摔断……面包、黄油、奶酪、蜂蜜、香肠……简朴而丰盛，像回到了乡间农家。饭间，厨房里走出了一位老人，有六十多了吧，腰身很直，灰蓝的眼睛灼灼有神，穿一双高式旧球鞋，

充满浓
郁生活
气息的
氛围

异国风情
中的中国
韵味





达膝的线袜，短裤，一件圆领短衫。他清瘦，但脸色红润、健康。最扎眼的是他那一脸传统斯拉夫人灰白的长须，更显出老人的自持和尊严——我想到老托尔斯泰的那幅蓄须像。他很像一个斯拉夫农民，或守林人。院长介绍说：“这是诺瓦契克教授。”我有点吃惊。老人放下围裙，用他平缓的低音，诙谐地说：“今天我不是教授，是厨师。”（营地的伙食，由大家轮班做。）我们都笑了。

我的儿子很快找到了一个同龄伙伴——乌卡什，他们一起打闹、骑车、去树林、点篝火、带狗奔跑……儿子告诉我：乌卡什的爸爸像爷爷。在外几年，儿子的汉语已有问题。但我明白，乌卡什是诺瓦契克教授的儿子。儿子才十岁，而父亲已六十多，年龄上当然是爷爷了。诺瓦契克只有这一个孩子，总是把他带在身边。他们像是伙伴。父亲不训教儿子，儿子也不叫他“爸爸”，而直呼其名：“阿大姆”。乌卡什是个有意思的孩子，他不喜欢学校，也不喜欢城市，而喜欢乡村。一个夏天，他都住在这儿，几条狗终日跟着他。他总是漫不经心，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他好动，拾柴，搂草，点篝火，和父亲做手工……他常常一个人随意地躺在干草上，眼睛眯眯地望着太阳。诺瓦契克小时大概也是这样吧。

诺瓦契克起得最早，睡得最晚。他总是精力充沛，像苍老清新的树林。这里，我的儿子最喜欢他，总是跟着他，俨然是他的朋友。他带两个孩子去树林、采野果，也骑车去十几公里外的小镇。有时乌卡什闹“独立”，他就带上我儿子一个。

由环境的
写实到人
物出场的
自然过渡

诺瓦契克
对儿子的
影响





黄昏，儿子带着一身新鲜的气味回来，满嘴的紫色，他闪着亮亮的眼睛告诉我：爷爷今天带我去采牙个蛋（Jagoda，一种林中的小浆果）了。夕阳照着他，那是生命的光辉。

营地的南端一角，诺瓦契克搭了个小棚子，长、宽、高各一米多。四根不粗的红松木架，罩上苫布，晴天可以遮阳；阴天，可以挡风雨。白天，他将小棚的前帘撩上去，上面工整地刷着几个白粉字母“工作间”；晚上，他将其放下，又有另几个字母“休息”。“工作间”里有个小桌子，40厘米高，两层抽屉，里面有各种工具：钻头，木锉，小钢锯，沙纸，胶水，铁钉……桌面上固定着一台精致的小台钳。白天，如果他不进林中，大部分时间就在这里。

他送给我儿子两件礼物：一支木笛和一把木剑。波兰有一种灌木，杆很直，木心很软。他锯下一段，刮去外皮，露出白净的木质，用铁条将木心掏空，在一端切出一个小小的斜面，相对斜面刻出一道长方的笛孔。这是一支十几厘米长的竖笛，像中国的箫。把它含在嘴里，随着用气的不同，便发出呜呜的曲调，他让我儿子写出他中文的名字，于是他模仿着，在竖笛的一面用木刀刻出“李茅”两个中国字，他又拿出一只放大镜，对着太阳聚出一个小小的光点，那光点在木笛上慢慢移动，于是木笛的另一面便灼出两个波兰文“Białe, Błota”，那是漂亮的手写体，圆润而大方，我的儿子看得惊奇不已。诺瓦契克在一张纸上画了一把日本的刀和一把中国的剑，问我儿子

简陋的生活环境与严谨的工作态度相对比

生活中的科学与艺术



喜欢哪一个。儿子挑了剑。于是他便选了一柄硬木条，削了一把中国剑，用沙纸细细地打光，剑柄刻上斜纹。剑上的横把儿，用两片短木，中间掏出凹形，合扣在剑身，用木胶粘住，又截锯了几枚小钉钉上，两头打平。儿子很高兴，说这把剑唯一缺的是一条红穗。

这是我儿子两件珍贵的礼物。每当我禁不住拿起那只短笛，把它含在嘴里——我喜欢它那清香的木质的味道，呜呜吹响的时候，儿子便远远地喊道：“别吹我的木笛，是我的。”于是他走来，愤愤地把它拿走，将笛口在衣服上随意地擦一擦。我想，这两件礼物会一直伴他长大。

那日上午，我们由湖上划船回来，诺瓦契克正裸着背，坐在木墩上，修一把旧帆布躺椅——那一定是营地最“古老”的财产之一，白灰色木质已经失去了本色。“工作间”太小了，他只能在“野外”工作。阳光灼热，他结实的脊背渗出亮亮的汗迹。他拆开两只化纤袋，更换躺椅上的旧帆布。他戴着花镜，背着太阳，举着粗粗的缝针，把丝线慢慢地穿过去，我看了他的“缝纫”，那是男人的手工。

诺瓦契克是院长的朋友，住在院长的楼下。他是有地位、身份的人，但他谦朴得像个农民——斯拉夫农民。如果你熟悉米勒的画，一定可以想象得出这位“农民”的神态。他对谁，甚至对孩子都抱有敬意。谈话的时候，他认真地望着你，但他站或坐的位置却保有一定的距离。他说话不多，但对自己的每句话负责，甚至是玩笑。他喜

传神的人物形象描绘





开玩笑，并不刻板。吃饭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饭桌最末一个位置，默默地来，慢慢地吃，然后静静离开。他是多么不愿打扰别人。

一天，我问他：“您的妻子怎么没来？”他说：“她身体不好，可能这个星期来。”“她自己开车来吗？”他停了一下，望着我：“不，她搭别人的车来。我们没有汽车。我们的一切都靠自行车。”我自觉有些失言。波兰大多家庭是有汽车的，我不知道他是不喜欢汽车呢，还是其他原因。不过，波兰教授收入很低，这是我知道的。汽车对波兰男人、女人都很重要，它是地位与身份的标志。我很想见见这位没有汽车的教授的妻子。

对，我应该说一下诺瓦契克的自行车。他和他的儿子各有一辆自行车。父亲的是二八大车，儿子的是二四小车。样式旧，年头也旧。他那辆大概有二三十年了吧，脚蹬子的电镀都已经剥落了。车旧，却收拾得干干净净。车身新涂的漆（不晓得这已是第几次），车架亮黄色，前后挡泥板浅蓝色。弯式车把，镶一面精巧的反光镜。前灯、后灯、旧式摩擦中轴自加了一个木质扳钮。黑色的后座架搭着一副淡紫的自行车旅行袋。车的横梁上红漆写着“Białe, Błota”，儿子的车也同样收拾得利利索索。诺瓦契克每天在林中骑车十几二十公里，是锻炼身体吧。他是依靠双脚在大地上生活、行走的人。

每到黄昏，诺瓦契克便开始和他儿子准备晚上的篝火了。乌卡什去拣树枝，燃篝火是他一天最重要的事。而父亲则去木柴棚劈柴，他是左撇

展现守林
人不事张
扬的性格
特征

对守林人
旧车的详
细描述表
现了他简
朴、踏实
的生活作风



子，用一把宽刃短斧。这是林中，不允许燃草原上那种熊熊的大火堆，因此，我们只有小小的篝火。诺瓦契克用泥捏了一个30厘米见方的小火炉。乌卡什也捏了一个，比他父亲的小一半，不同的是它多了一个小烟筒。他告诉我的儿子，在他烟筒里可以熏鱼和香肠。我们的篝火就是这两座小火炉。点燃干草，加上树枝，冒散烟，闪出火苗，再添小块的木柴……林中的夜风很硬，炉口小，但火焰依然旺盛，突突地，迸出的火星在漆黑的夜色随风散去。人渐渐地多起来。人们围坐在篝火边，谈笑，唱歌，饮酒，年轻人相恋着，情爱像火焰一样浓烈。高远的夜空，碎星钻石般闪烁，它们也有自己的秘密。无边的森林更加辽阔，更加寂静，重叠的树影交换另一世界的深秘言语。诺瓦契克父子照看着炉火，不时地添加火柴。侧着的头，靠近炉火，红红的火光把他们专注的面颊、眼神映得更加清晰、兴奋。他们像主人，招待远方的来客。我的儿子立在火前，很有兴致地学着用长长的树枝插上香肠，青苹果，伸入火中烧烤。窜起的火苗，把他长长的身影投到远处。

如果我不告诉你，大约你永远也想不到他的专业。他是哲学教授——数理哲学家（于某一学科做一教授算不得什么，但在欧洲做哲学教授则是另一回事）。这真令我吃惊。波兰的数理哲学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真遗憾，我的语言无法和他讨论哲学，也不能阅读他的著作。我喜欢哲学，读黑格尔，康德，但读不了数理哲学，对那些繁难的公式，望而生

情景交融、
完美无间

夜色中的
温情

出人意料
的揭底





畏。由毕达哥拉斯到罗素，到当代，这一部渊深浩瀚的西方哲学，他一定异常熟悉。我没想到，他实际上是一位渊博的老人；我也想象不出他是如何把那天文般高远的深秘的学识化为农民般简朴的生活的，或说二者是怎么衔接的。他是一位智者吗？即使不是，也一定洞悉人世。否则，他怎么这么从容而坦然。或许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真正的内涵。“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也许我不应该把东方的思想加予他，他属于另一文明，但我还是相信千径宗一，万川归海。人类的语言、思想、道路和方式各有不同，但人类生命的真谛，各文明的终极意义是一致的。而诺瓦契克对中国文化也确有所知。年轻人围在一起问询中国，他用树枝在地上画个“口”形，中间加一“|”线，说：“中国是世界之中的意思。”他也知道老子和“道”。作为哲学家，他不乏这些知识。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便想起我的朋友写的一段话：“他（放蜂人）滞于现代进程之外，以往昔的陌生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他孤单的存在，同时是一种警示：告诫人类，在背离自然追求繁荣的路上，要想想自己的来历和出世的故乡。”我称诺瓦契克是守林人，因为他看守着人类的知识智慧，也看守着人类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简朴的生活。就像他驻守林中，在黑夜燃起小小的篝火。燃起的火焰，呼应着浩渺夜空闪烁的星辰。是的，他在现代之外。他来自历史的源头，脚踏泥土，在大地上播种，看守时间的种粒。他是一

与前文的
铺叙形成
鲜明的对比

点明主题



位怎样的哲人呢！

这是一篇记叙性散文，作者以平实而朴素的语言描写了旅居波兰期间所认识的诺瓦契克教授。作者截取了在北部林区时的几个生活片断，细腻地描绘出那里优美的自然环境、纯朴的人际关系和简朴的生活方式，表现了一个有着高深博学的智慧却毫不张扬，而是过着最简朴的生活，以最认真的态度为人处事的教授形象。

以平实细密的写实笔法刻画了几个富有立体感的鲜活人物是这篇散文的主要特色。首先，作者是以客观、冷静的语调进行描写或叙述，寓深沉的感情于细腻而平静的景物描写、人物刻画和事理介绍中，在不动声色的客观描写和评价中揭示出事例和人物所展示的深刻寓意。散文开头两段便是写实风格的景物描绘，介绍了北部林区工作站的大致情况和那里优美恬静的自然环境。作者还原了那里浸润着简朴、清新和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氛围，却是不附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平铺直叙，为人物的出场做铺垫。散文大部分篇幅是描写那个有着斯拉夫农民或守林人形象的诺瓦契克教授，通过对他进行细致的肖像、语言和行为描写，刻画了一个充满爱心、谦朴而认真的教授形象。同样，对人物的描写，作者也是采用了平朴细密的写实笔法。对诺瓦契克、乌什卡和我的儿子的言行举止进行从容而绵密的记叙，以远距离观照的态度进行平静的描述，这样就在平凡琐碎的事情中折射出诺瓦契克教授的人格光辉。从而避免了作者跳出记叙的直观评价，而是在行文的叙事风格上保持着和谐统一。

这篇散文突出了三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诺瓦契克教授、乌什卡和我的儿子。诺瓦契克是从厨房走出来的，在作者的第一印象中，他是个自持而有尊严的老人，有着斯拉夫农民气质的形像。随着作者的笔触前进，诺瓦契克的形象逐渐圆润丰满起来：他对任何人抱有的敬意、对孩子的平等和尊重、工作间的清洁而整齐、自行车的整洁而漂亮、准备篝火的一丝不苟、带领孩子在树林里兴致勃





勃的发现和创造……渊博的学识和谦朴的为人，一个认真谨严、默默实干、脚踏实地、精力充沛又充满爱心的教授形象树立在读者面前。乌什卡则是在父亲影响和带动下的一个独立的孩子，他不喜欢城市，而喜欢乡村，喜欢动手做工。在散文中，诺瓦契克的形象刻画倾注了作者的许多笔墨；乌卡什和儿子只是他优美品性的投射和人格魅力的浸染与扩散。正是诺瓦契克脚踏实地、默默地从自我做起的品性和精神深深影响着两个孩子向独立和自主成长、与大自然亲近。

除了以人物自身的言行举止正面凸显其品质的自尊、认真和谦朴外，诺瓦契克的人格魅力的升华和完成还表现在散文末的主观评述中。在最后两段文字中，作者一改前文客观平静的叙述和描写，阐发了对教授的主观感受和评价，从而把人的形象所包蕴的内涵和本质直接展示了出来。作者指出，这个有着天文般高远而神秘学识的人，却从容而坦然地过着农民般简朴的生活；他就像是守林人，看守着人类的知识智慧，也看守着人类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简朴生活。从而完成了人物形象的表现，也构成了行文结构上的一个小小波澜，这也是散文在构思和结构上的一个独特之处。由前文的客观铺叙行至文末变成了主观评述，这既在行文风格上形成一个微妙的变化，使读者耳目一新，又在结构上形成了一个高潮却又戛然而止，从而给读者留下了回味和思索的无穷空间。

语言的平实朴素是这篇散文的主要艺术特色，作者对人、物、事、景的描写多采用口语化的短句，从而使散文呈现出清新简练的风格。但是在这简洁明练的风格中又浸透着作者细腻柔长的情感因子，使读者感到在这平静的叙述后面，有一颗细腻敏感的心灵和一双诗意充盈的眼睛，从而在平实朴素的风格中流淌着一股细细的情感涓流。如散文中的景物描写，“那份幽静，使人想到中国那句古诗‘野渡无人舟自横’。天光水色，水鸟浮佯。”又如“高远的夜空，碎星钻石般闪烁，它们也有自己的秘密。”这些简洁凝练的语句不仅





仅是对优美自然环境的描画，更营造了一种内心深处诗意的柔和温情意境。特别是作者对儿子的描写，“窜起的火苗，把他长长的身影投到远处”，只一句看似漫不经心的描述却流露着父亲生命深处温柔而醇厚的对儿子无尽的爱意。

总之，这是一篇风格平淡自然，却有着悠长的韵味、值得读者深深回味思索的散文。在诺瓦契克身上蕴含着作者深厚的意味；正如文中的比喻一样，“他总是精力充沛，像苍老清新的树林”，既有着无限深广的内涵，又散发着青春的激情和活力，他和自然是融为一体的。“守林人”便是比喻诺瓦契克于现代进程之外，在群体性的背离自然追求繁荣的路上，却以往昔的谦朴的面貌执著坚守着自然、本性和大地。（崔凯璇点评）





昔时的匠人

丁建元

百姓之群里，匠是精英人物，无论拜师出道或者凭悟性自通，总是有了他人不备的手艺。在高人雅士眼里这属于引车卖浆者流，却毕竟不必躬耕垄上炎夏除禾了，日子也相对宽裕。乡里最常见的匠人是木匠、铁匠和石匠。相比之下，木匠活儿不必像其他两种匠艺那样需要露天作业，所以童谣曰：铁匠黑，木匠白，（俗念 bei），石匠上山磨腓锤儿（屁股）。细而列举，磨剪子抢菜刀的，配钥匙焊铁壶的，修表及打火机者，都可归于匠类。然而许多匠艺，因时代之变，渐渐消亡失传了。

曾有箍筲的匠艺。在今天，恐怕木筲也不多见了，普及的是白铁皮水桶。先前的筲大都用柏木做成，坚硬的木质经得住水浸后的朽烂。那圆形木筲用一块块木板拼成，再用箍子箍住。筲大都上口粗，腰部微微鼓起，底下又往内收拢。这就需要每一块柏木板都有准确的厚薄与弧度。一旦箍子断了，筲板子散了，或者其中几块板子破损，一般人只能看着那堆板子发楞，连平常木匠也无可奈何，只有箍筲匠才能完成这活儿。我记得在村东松林庄里有位老箍筲匠，隔三差五到我们村沿街吆喝着招活儿。那老头儿个子很高，但腰弯得厉害，唇大而厚且下唇突出，长长眼皮垂着，吆喝起来嗓音还很洪亮：箍筲来——。

终于有那么一天，老匠人被请到我家，蹲在

开篇即点
明题意





院子里开始摆弄那堆七零八落的篾板子，这样拼，那样对，又如端枪瞄准那样平立、侧立地用左眼望，脸上还有为难之色，发黄的破眼镜滑到粗大的长着麻坑的鼻头上。在一边看的我都发愁，愁这老头不紧不慢什么时候能再拼出一个篾来。但那老头并未慌，又刨又锯，长长板凳一头，落下一堆淡黄薄亮卷成卷儿的刨花。刮好板子后又用竹蔑子编篾箍，几根又细又长又柔又韧的竹蔑，在他粗糙的大手里拧来拧去。太阳偏西时，散了板的木篾重新站在院子里，如同一位新生的矮人，淡黄透绿的竹箍紧紧箍住篾体。那老箍匠也该回村了，担起工具走出大街东行，背上抹一片夕阳的金黄。

老篾匠走了，染匠又来了。

村人叫染匠为“染布子”。

某某村建了染坊，就要到四乡收布。不要觉得染布算不上什么技艺，出众的染匠染的布可以久不褪色。好染匠对色彩尤其敏感，只蓝颜色就能分辨几十种。染匠之所以为孩子们熟识，因为是在自行车很稀少的年代里，染匠娴熟沉稳地骑在车上，后座上驮着成捆的布，能从差不多像扁担那般宽的木桥上悠然通过，这能耐在孩子们眼里不亚于杂技，真是又惊奇又佩服。一旦自行车进村，立马就有一群孩子叫着嚷着在后面追赶。染匠车把上挂面小铜锣，平平圆圆如一只小小鳖盖儿，黄灿灿地，反射着阳光。染匠一手扶车前行，另一只手二指间夹住一把小锤儿，那锤头儿是截取了羊角的尖端，轻轻一敲，锣就发出清脆

篾匠的技
艺令人担
忧

染匠给昔
日的生
活增添了几
多亮丽的
色彩

